

茶花女遺事

著 南 琴 林

上海新知書局刊

茶花女遺事

林琴南 著

上海知新書局刊

曉齋主人歸自巴黎。與冷紅生談巴黎
小說家均出自名手，生請述之；主人
因道仲馬父子文字，於巴黎最知名；
茶花女馬克格尼爾遺事，尤爲小仲馬
極筆。暇輒述以授冷紅生，冷紅生涉
筆記之。

茶花女遺事

小仲馬曰：「凡成一書，必詳審本人性情，描畫始肖；猶之欲成一國之書，必先習其國語也。今余所記書中人之事，爲時未久，特先以筆墨渲染，使人人均悉事係紀實，雖書中最關係之人，不幸殒死，而餘人咸在，可資以證此事；始在巴黎觀書者，試問巴黎之人，匪無不知，然非余亦不能盡舉其纖悉之事；蓋余有所受而然也。」

余當一千八百四十年三月十三日在拉非德見黃榜署拍賣日期，爲屋主人身故，身後無人，故貨其器物，榜中亦不署主人爲誰。准以十六日十二點至五點止，在恩談街第九號屋中拍賣。又預計三十四二日，可以先往第九號屋中省識其當意者。余素好事，意殊不在購物，惟必欲一觀之。越

明日，余至恩談街，爲時尙早，士女雜沓，車馬已紛集其門；衆人遍閱之下，旣羨精緻，咸有駭歎之狀。余前後流覽，乃知爲勾欄中人住宅也。是時閨秀來者尤多，皆頻頻注目。蓋良窳判別，平時不相酬答。而彼人華妝外炫，閨秀咸已見之，唯祕藏之處，不可得窺。故此來尤蓄意欲覘其所有，亦婦人之常態也。彼勾欄人生時，閨秀無從至其家。今其人旣死，閨秀以拍賣來，亦復無礙。爾時衆心甚疑，器物華貴如是，生時何以弗售，必待死時始行拍賣；議論藉藉，余亦弗載。唯見其中磁器錦繪，下至玩弄之物，匪所不備。余是時尾羣閨秀之後，隨物睇玩。最後入一夾室，以波斯花錦爲壁衣。閨秀甫入，咸相顧徬眙而出，貌若慚作，余甚疑，乃徑入視之，蓋更衣室也。屋中惟此室最爲纖麗；中設長几一，徑三尺，長六尺，衣壁東隅，几上陳設均首飾，黃白爛然無他物。余疑此物非一人之力

能任，必叢聚貴游子弟，方足辦此。余每及一物，甚歎其暴殄；然其人已死，未始非冥冥之中譴惜，使其人不經陽譴以去也。大抵人生醜行，不宜與人并老；於婦女尤甚！昔有名娼年老，只有一女名魯意子，其豔麗不減其母。少時其母乃誨之淫，教之諂，魯意子若習爲其藝者，不知其恥也。女接所歡娼，而其母下之，遂病。尋有人拯女以去，調攝無效，卒以病死。今其母尙在。天不夭促此母，不寧有意耶？余觀物時，心忽思此，乃癡立弗去。司宅者以余爲涎其物也，守余亦弗去。余始問守者：「主人誰也？」守者曰：「此馬克格尼爾姑娘妝樓也。」夫馬克生時，余固聞其名，其人亦屢見之。聞守者言，始知其死。問死何日，曰：「己二十有一日矣！」余曰：「密室之中，實物充牣，奈何縱人游覽？」守者曰：「物貴欲先使識之，以求善價」。余曰：「得錢誰歸？」曰：「逋負疊；然不去物，無復能了」。

余曰：「馬克舉責乎」？曰：「多矣」。曰：「盡物能完責乎」？曰：「有羨」。余曰：「羨復誰歸」？曰：「彼家尙有人耳」。余遂出。因念馬克工時，冶游者爭與之狎；今死未久，宮中已無人蹤。轉眼繁華，蕭索至此！余無謂之感涕，不覺爲馬克纏綿不已，亦不自知何心！方馬克死時，余新從客邊歸，以平時不習冶游，無告我以馬克之事；若狎客則雖知馬克之死，亦不知慨。甚哉，欲求少年眼淚之難也！

馬克常好爲園游，油壁車駕二駒，華妝照眼，遇所歡於道，雖目送之而容甚莊，行客不知其爲夜度娘也。旣至園，偶涉卽返，不爲妖態以惑遊子。余猶能憶之，頗惜其死。馬克長身玉立，御長裙，僂僂然描畫不能肖，雖欲故狀其醜，亦莫知爲辭。修眉媚眼，臉猶朝霞，髮黑如漆覆額，而仰盤於頂上，結爲巨髻，耳上飾二鑽，光明射目。余念馬克操業如此，

宜有沉憂之色。乃觀馬克之容，若甚整暇。余於其死後，得烏丹所繪像，長日輒出展玩。余作書困時，亦恆取觀之。馬克性嗜劇，場中人恆見有麗人撚茶花一叢，卽馬克至矣。而茶花之色不一，一月之中，拈白者廿五日，紅者五日，不知其何所取；然馬克每至巴遜取花，花媼稱之曰茶花女。時人遂亦稱之曰茶花女。

女在巴黎三年前，曾從一公爵在巴克尼。公爵絕愛重之，欲爲落籍，而女不能舍。先是一千八百四十二年，馬克春病，醫言須永飲；唯巴克尼水佳，當就汲之。馬克至巴克尼時，故家眷屬咸集。有一公爵女公子，年與馬克埒，眉目衣飾，與馬克畢肖毫髮。無何女公子死，公爵啣哀，不可以狀。一目閒行隄上，柳陰濃翳中見馬克微步苦際，倩影亭亭，酷肖其孀女，大驚；因與馬克執手道姓氏，自言孀女，神情與馬克肖，請自今移所

以愛女者愛馬克！馬克許之，既成約，而知馬克者，爭說於公爵；以馬克賤，宜毀其約。顧公爵痛女切，無馬克弗適也。於是與馬克更約，命脫身出勾欄，凡有所需，無不立應。馬克亦許之。夏令既殘，馬克愈。公爵遂攜歸巴黎，形影相屬，議者以爲公爵老矣，乃昵少艾，謠言遽起；孰知公爵之愛馬克，實以愛女待之，不涉他意。馬克既歸巴黎，仍不能屏絕遊蕩。譏者紛語公爵，不應取蕩婦爲女。公爵疑之，造馬克問。馬克無言請絕。公爵情切傷女，無馬克亦弗怡。間八日，公爵復來，曰：「今余請勿問爾事；但得常常晤面，如見吾女可乎？」凡此皆得諸人言，咸在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冬間事也。

於是余於十六日一點鐘，仍至恩談街。甫臨門外。卽聞人聲喧雜。屋中之人，均巴黎望族及名媛咸逮焉。余是時在人叢中，一人舉物憑高而

呼，嗜之者爭彙價以得。因思想當日以重價購之，今復以重價售之；來路既悖，今之脫失亦易焉。此中若有主宰兼司之，可異也。移時衣飾諸物，一閑俱盡；惟有書一卷，高座者呼曰：「此漫郎攝實戈也，價十佛郎」。傍有人答曰：「十二佛郎」。余則以十五佛郎彙之。每彙愈高，余終以百佛郎得之。余此時動於客氣，不知何由與人競買。及既得書而苦無錢，乃令司賣者送至余寓。書上草書云「亞猛著彭贈馬克慚媿」數字。余疑慚媿二字，不知所謂。豈馬克生時，亦深悉漫郎之爲人，媿弗如乎？抑豈亞猛以此譏馬克耶？然亞猛苟譏馬克，馬克豈復受之？且漫郎名娼也，生時喧闐，死亦寂寞，與馬克身世略近。漫郎臨命時，以首枕所歎臂上，此時性情，一歸于正，其人至欲以己之眼淚，滋土築其墳。余觀拍賣時人聲雖喧闐，實則馬克之死，與漫郎等一寂寞耳。綜計此時拍賣所得一百五十千弗郎，以

三分之二歸債家，餘五十千弗郎，與馬克之姊及其兄。姊屏居鄉曲，一旦驟得巨資，若出意外矣。

自後，巴黎之人，幾無稱馬克者。

忽一日有叩余門者，聞者以刺入，則亞猛著彭也。余閃爍若審其名；已而大悟，卽漫郎書中所署名之人。余思此人爲馬克所識，何爲見枉？卽肅客入。客頽而長，容色慘淡。又一身急裝，似遠行始至，滿襟猶塵土也，蹙然顫聲欲哭。告余曰：「僕有深憾，不及整衣而至。君能哀吾心而原諒之歟？且我與君均壯年，知君非醜陋好苛禮者；故匆遽敢以情達。余行裝尙在逆旅，行旆未發，已馳君門，猶恐見君弗及耳！」時天尙寒，余乃延客至近火處坐，客出巾掩面極哭而咽其聲。移時言曰：「君深居，應未料清晨之間，乃有不速之客，唐突至此！實則此來將乞大情于君，其許

我否」？余趣之言。客曰：「馬克家拍買時，君見之乎」？語至此，客已噉然而號。須臾復曰：「吾行狀怪特可笑，君固容之；未知更能忍須斯畢吾說乎」？余曰：「設能止君之悲，吾甚樂爲之。君速言。我視力所及，不敢自愛」。客曰：「君子拍賣時曾市得馬克樓中物乎」？余曰：「有，得書一卷」。客曰：「得毋其書爲漫郎攝實戈乎」？余曰：「然」。客曰：「書在乎」？曰：「在余寢室」。客聞言，知書存，色頓舒，若即謝余爲能藏其書者。余入室取書授之，客展書至第一頁，見署名尙存，而眼淚已沾濕書上。曰：「君蓄意愛寶此書乎」？余曰：「何謂」？曰：「求割愛耳」！余曰：「是書固君贈馬克乎」？曰：「然」。曰：「然則是書歸君，固余願」。客踉蹌移時，轉若難出諸口，察其意，殆欲以值歸余。余曰：「值無多，余亦忘之，擬以贈君」。客曰：「君此書以百佛郎得之，奈何言忘」？余曰：「君何由知之」？

客曰：「吾始至巴黎，卽赴司拍賣家取其簿籍觀之。上有君名，署此書以百佛郎取去」。亞猛言至此，幾疑余與馬克有故。余微覺之，卽曰：「吾識馬克。目識而已；於其死也，憐其絕世麗質，委於塵土，故寶其遺物。且此書吾蓋與人鬥價而得，非與馬克有情，重價以取之也。今物歸其主，幸勿以僧見待」。客悅，以手挽余曰：「畢吾世不忘君惠」。余感亞猛之義，欲知馬克軼事；旣而自愧有贈書之惠，患有挾而求，遂不卽問。客已預知之，問曰：「君竟此書乎」？余曰：「竟矣」。客曰：「吾標識其上。君喻吾意乎」？余曰：「見時卽知君與馬克，非尋常交契」。客曰：「君解事極矣，吾馬克殆仙也」！言次，出馬克書授余。余受書，見小箋摺疊數四，似已讀過數百遍者。書曰：「亞猛足下，得書感君念我，知蒼蒼尙有靈也。書誌吾病，吾果病。計此後當不能起；然君能憐我，我之呻楚已祛其半。吾自

度與君更無握手之日，然甚愛君此手，能委婉陳書與我；我百計自治，已無良劑。其尙望後此可以略蘇，其在亞猛賜我數言之力乎？究竟病勢沉頓，更生爲難。所恨數百里之隔，艱於一見。然君心亦知爾之馬克病中，梳掠俱罷，衣飾不施，鏡裏另若一人矣；吾又轉喜不與君相見之爲得也！君往日書來，祈我釋憾君心，馬克安有不知？蓋君蓄難訴之情，懷不釋之疑，急而見証，吾愈知君篤念之深，實有激而爲此也。一月之中吾偃臥繩榻，匪日不思；苟能御筆，卽有日記，至聲嘶氣咽，腕不能支方已。君若見哀，來時計吾已死，急赴吾女友于舒里著巴家，當得吾日記。君讀記時，當知我原宥意中之人，卽向有芥蒂，至此已復消釋；于舒里愛我甚深，吾每見及，輒道君情懷。爾日君書來時，于適在侍吾疾，讀罷各相汎瀾。吾扶病作日記時，雖極悲惋，尙是苦中樂處。君讀記，明我向日之

心，因而釋憾於我，此卽君深慰薄命人也。吾本欲以匱中之物餉君，以爲遺念；然微息尙在，而鏡匱衣笥，寸寸已非吾物，不能更留與君。亞猛足下，爾知吾氣息僅屬時，隔鄰債家及巡捕諸人，履聲蹀躞，若防吾尺寸之物屬他人者。吾雖未死，猶岌岌不保此物爲吾有，唯願吾死時始付拍賣耳！嗟乎！鄙夫之見，令人難耐。此豈上天所貽之正理耶！抑人心之變耶？唯拍賣時君須一至，購吾褻物一具，如親吾身，吾非不知留物貽君，第盡室已屬他人，又有監視之人，物貽所歡，轉嫁遺孽。吾命已在旦夕，計哀苦驅殼，從今可以遺脫；苟天從人願，在未死以前，可以見君一面，固知福薄，弗能至也！此永別矣！君當審吾不能長書，爲吾原宥也！」余讀馬克書至末幅，僅辨字畫而已；蓋病革時傾側不復成書。讀已，以書遺客。客曰：「君讀是書，纏綿敦摯，謂勾欄中有此通品耶。今不復見矣！」

迴思見愛之深，則再眷一人，必不類此。吾安能瞞瞞瞑瞑，聽其長逝。且彼臨終，尙聞呼我，始卒。嗟哉，吾馬克也！於是亞猛忍淚向吾執手曰：「度君見我行爲，直一童騃，怪吾全力傾注是人。殊未知馬克生時，經吾凌挫，無所告語，彼泰然弗以爲意，吾始以爲馬克負我，孰知今日百鞭吾身，猶不足蔽吾辜也！吾將縮吾十年之命，迸爲一日淚痕哭我馬克也！」余聞亞猛言，不知所慰，又不知馬克事。要領莫得，計無由止亞猛之悲。顧余自信篤實，或且見聽，乃問亞猛曰：「君有無親屬在巴黎，吾與君初面，知君之哀，惟不知所以慰之！」亞猛曰：「君言良是。然吾自悲其悲，強以聒君，非理也。君得毋煩乎？」余曰：「君誤會矣，吾自策其力不足殺君之悲；苟吾輩行中有能慰君，吾且助之。詎有重君深情，乃苦煩耶！」亞猛謝余以爲昏憫失次，請以三分鐘爲限，俾眼淚乾，無令市人指目爲

笑。又懇懇以賜書爲惠，屢言所報。余曰：「凡人悲感莫慰者，以旁觀之人，不知其所以然。今請君言其顛末，使吾得乘其間隙語君，使愁懷消釋，爲計不更得乎？」客曰：「善，惟今日爲吾恣哭馬克之日，不能語君以詳，請俟他日，始知吾眷斯人，殊非無故」。言已，臨鏡自照，拭淚再訂後約；而涕已復交於頤。余再四慰之，客乃堅忍出門。余歎簾視客在輿中，已掩面號咷矣。

自爾遂不得消息。然而巴黎中亦稍知有亞猛之事者。

一日，余問一友人以馬克事，友人曰：「卽所謂茶花女者乎，我固識之」。余問女之平生如何。友曰：「視他人略聰慧耳」。余曰：「其友爲誰？」友曰：「聞某伯爵爲女幾破其家；又某公爵老矣，絕愛暱之，所費纏頭不少也」。余歷數人，談馬克者如出一轍。欲偵亞猛之事，卒無知者。訖詢